

意大利“黑天鹅”给默克尔添堵



有声若震

本报记者 赵恩鑫

3月4日,德国社民党投票批准与联盟党组成大联合政府的协议,结束了长达5个多月的组阁僵局,默克尔即将开启第四个总理任期,这让整个欧洲都长舒了一口气。但同日,意大利议会选举结果又让本已碎片化的欧洲政坛再蒙阴影,也给默克尔新一届任期添堵。

与社民党联合的代价是惨重的,默克尔不得不将新一届政府的外交、财政这样重要的部长职位让给了社民党,这将对默克尔的内政外交形成较大制约。同时,社民党入阁也将极

右翼的德国选择党推向了议会第一大反对党的地位,默克尔的新一届政府面临的极端政治势力挑战有增无减。

同在3月4日,地处南欧的意大利举行议会选举。根据5日公布的结果,包括极右翼政党北方联盟在内的中右翼联盟得票最多,而同为“疑欧派”的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党则是得票最多的单一政党,成为最大赢家。接下来,意大利将面临极为漫长、复杂的组阁谈判,这一过程甚至比过去半年德国的情况更凶险。德国组阁是传统政党一致排斥极右翼党派后的博弈和妥协,即便再艰难,谈出来的仍然是常规政府。意大利则不同,传统政党彻底示弱,在组阁谈判桌上掌握话语权的,是“疑欧派”的五星运动党和中右翼联盟中的领头羊北方联盟,

民粹主义或极右翼势力将成为左右这个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的政局走向的决定性力量。

这不仅是意大利的难题,更是德国、法国和整个欧洲需要面对的难题。

在被称为“欧洲大选年”的2017年,从荷兰、法国到奥地利和德国,反移民/难民、“疑欧”甚至“反欧”的极右翼政治势力纷纷崛起,虽然都没能上台执政,但大都已经成为各国政坛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去年的量变积累,今年在意大利形成了质变。

默克尔忙于组阁的近半年时间里,其在德国乃至欧洲的威信被削弱,与此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弯道超车”,快把欧洲一体化主导者的大旗从德国手中夺走了。当“法德核心”被重提,欧洲一体化进程将重回轨道时,意大利飞出的“黑天

鹅”又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默克尔要想重拾在欧洲的领导权,一来要处理与法国“小马哥”的微妙关系;二来更需应对意大利的潜在变局,毕竟英国“脱欧”已让欧盟伤了不少元气;三是要平衡欧盟和欧元区内部东西、南北的发展差距。

不容忽视的是,默克尔还面临着德美关系乃至欧美关系问题。这几天特朗普强势挥起贸易大棒,各种加征高关税已让欧盟决心做出反击,美欧贸易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而德国作为贸易大国首当其冲,毕竟德美关系从一开始就开局不利——去年默克尔做客白宫时,曾被特朗普无视握手要求,两人更是在诸多政治理念上相去甚远。默克尔开启第四任期,也意味着不温不火的德美关系恐将延续。

说到这里,不得不心疼默

克尔一下:经过去年议会选举和艰难组阁谈判之后,她虽然仍是德国民众心中认可的总理,但同时也被认为该适时而退了;新一届任期将遇到合作伙伴社民党的更多掣肘,以及极端政治势力的威胁;在欧洲层面,与法国竞争和合作并行的同时,推进欧洲一体化、欧洲防务合作等议题的难度也因意大利政局变动而加大;大西洋两岸貌合神离,互为盟友不假,但经贸摩擦难以避免,彼此关系将更加微妙……

过去三届任期内,默克尔什么风浪没经历过?其政治经验和手腕毋庸置疑。但在难民问题上的决定,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和安全问题,直接导致其在去年议会选举中付出政治代价。未来4年,内外交困的默克尔或将更趋谨慎,祝她好运吧。

共享经济,让她的副业变主业



晓莹观世界

本报记者 王晓莹

随着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发展,共享经济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相信你也经常享受到共享经济带来的便利:出门叫网约车,住宿用Airbnb,最后一公里骑共享单车……不过,国外有这么一位女性,她称自己是“共享经济的全职从业者”,因为她目前享受的生活方式正是这种新兴经济带给她的。

今年41岁的乔伊·贝恩斯是2014年搬到澳大利亚悉尼的,当时她在数字媒体行业工作。但乔伊很快就意识到,这个城市消费太高了,以她的工资根本无法生存下去。那她是怎么在这里生活了4年的?靠的就是共享经济的一个个手机软件。

发现无法在悉尼靠传统的方式生存后,乔伊在四天内卖



一辆车、一只猫,这是乔伊的全部家当。

掉了几乎所有的东西,把租来的房子也退了。然后,她开始全职给人看房,这样不但能拿到报酬,还能让她有免费的房子可住。

因为乔伊给人看房做得不错,她很快就积累了良好的口碑。现在才3月份,但雇她看房的预约已经安排到了今年8月底。虽然她需要不断地从一栋房子搬到另一栋房子,但时间上一般都能“无缝衔接”。乔伊

还收获了两个固定客户,这两家人出门时,她会受雇去他们家看房子、打扫卫生。万一哪天正好没地儿住,乔伊也不慌:在Airbnb上订个房子,就能解决她当天的住宿问题。

乔伊不仅为他人提供服务,还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与别人共享。现在,乔伊没有固定的住址,属于她的“财产”除了一辆车,还有一只虎纹猫,而这两项“财产”也被她租了出

去——她自己不用车的时候,就把车以6澳元一小时或30澳元一天的价格租出去;她的猫基亚现在也被租给了一对刚刚痛失爱猫的小情侣,他们负责基亚的猫粮、兽医等费用,乔伊只需要偶尔为基亚花点钱。

基亚的租期一般以一年为限,每次给它找“养主”时,乔伊也不含糊。她一般会“面试”6到10个人,给他们和基亚相处的时间,合得来的人才有资格成为下一任“租客”。

而对于租出去的那辆车,乔伊也不担心。在她看来,人们用租来的车时会格外小心谨慎,比用自己的车还仔细。正是靠租车软件,她在买车后的第一年就用租金还清了车贷。目前,她所在的地区有51个人需要用车,而可供租赁的车辆只有4辆,所以乔伊的租车生意相当好。如果她想用车,可车正好租出去了怎么办?乔伊说这很简单,“我也可以从手机软件上租别人的。”

乔伊以前的工作年收入只有5000澳元,现在,副业反而成了她的主业:靠给人看房子和出租汽车,乔伊现在每个月能

存下2000澳元(约合人民币1万元),一年下来就是2.4万澳元(约合人民币12万元)。何况,她对目前的生活感到非常舒服:“在我40岁出头的时候,我给自己创造了更好的生活。其实我的工作挺辛苦,但我觉得值得。分享你的车,分享你的房子,分享你的宠物,但不是和你的伴侣分享,而是与大家分享。”

读到这里,或许有人羡慕乔伊的生活,或许有人觉得她的生活方式只是个例,不值得提倡。如果是以前,没有房子的乔伊多半会成为街头的流浪汉,但如今她不仅生活得很好,每月还有积蓄,甚至比从事一份正常工作过得更好。这一转变告诉我们,正是当前网络、信息、新经济模式的发展,让乔伊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通过一款手机软件,你既可以成为共享经济的甲方,也可以去做乙方,成为其中的参与者,并从中获益。而这些新经济模式创造出来的新职业,也让像乔伊这样的人将兴趣爱好转换为谋生的手段。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乔伊的故事,或许可以给我们不少启示。

90年前美国卷入的那场全球贸易战



一周史记

本报记者 王昱

虽然受到世界各国一片谴责,但当地时间3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是正式签署了行政令,将于15天后对美国进口的钢铁和铝制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高关税。消息一出,不少有识之士惊呼,似乎一场全球贸易战马上就要来了。

其实,类似的全球贸易战近90年前曾经上演过一回。巧合的是,那一次灾难也是由一位美国总统不顾各方警告执意推动的,其引发的连锁反应不仅让之前所有灾难性预测成了真,还被认为间接引发了二战。这就是被经济学家凯恩斯称为“美国历史上最蠢决策”的《斯

穆特-霍利法案》。

1930年,美国总统胡佛签署《斯穆特-霍利法案》,该法案一口气上调了890种商品的关税。此举宣告美国重回高关税时代,美国报纸当时称赞该法案:“向旧世界彻底关闭了美国市场,将保卫美国的工农业。”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句话最终只实现了前半句,至于美国的工农业,非但没有受到保护,反而陷入了空前的大萧条之中。

要搞清这个和特朗普如今思路相似的法案是咋出台的,必须先说说美国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情况。当时,由于机械应用的普及,美国农业产量飙升,产量上去了,价格自然会下降,于是不少美国农民觉得自己吃了亏,将价格骤降的原因归罪于进口农产品的涌入,要求政府开征高关税。按说这个要求是极其无理的——当时世界上最

大的农产品出口国不是你美国吗?你开征高关税,别国一跟进,都不买美国农产品,最后吃亏最大的不还是美国自己?

可是,大部分美国农民并没有这么宏大的大局观,而政客们呢?他们觉得只要能忽悠到选票,谁管将来洪水滔天?于是,一场跨党派的要求政府提高农产品贸易壁垒的运动在美国南方兴起。持该主张的政客管自己叫“农民党”,不过,后世给他们起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民粹主义”。

按说在美国的体制下,这样一场运动虽然能在几个州闹得挺欢,但在联邦层面肯定会遭到坚决抵制,毕竟国会议员里有不少是哈佛、耶鲁的高材生。他们应该知道这么搞是不行的。但无巧不成书,1929年,当反映“农民党”需求的《斯穆特-霍利法案》刚刚被交付国会讨论

时,史无前例的纽交所股市大崩盘发生了。经济危机的压力下,所有美国民众都觉得政府应该干点啥,以挽救美国经济。看上去很“美国优先”的《斯穆特-霍利法案》一下子成了很“政治正确”的议题,该法案提出者之一的霍利议员,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长达11000页的美国各界民众证词。那意思很明白:谁反对这法案,谁就是跟全国选民作对。

当然,美国知识界精英也挣扎过——1028名经济学家联名写信给总统胡佛,警告该法案将导致世界各国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美国几乎所有产业都将因丧失市场而陷入10年以上的持续性低迷。许多企业家也加入到反对者行列。汽车行业大亨亨利·福特将这项法案称为“经济胡闹”,他花了一个晚上留在白宫,苦口婆心地劝说胡佛否决法案。但胡佛又能

做什么呢?面对汹汹民意,身为民选总统,他总得干点啥。

于是,《斯穆特-霍利法案》最终还是被签署通过了。法案的影响如前所料,对美国素来最为恭顺的加拿大率先打响了报复的第一枪,并向其母国英国求助,英国随即动员整个英联邦的力量与美国开打贸易战。随后,法国、德国、日本等国都开始构筑自身的贸易壁垒。据统计,1928年时世界贸易总额已达到601亿美元,但到1938年就骤降为246亿美元,缩水超过60%,而这场贸易战最大的受害者,无疑正是美国自身。

更要命的是,林立的贸易壁垒还刺激了那些“势力范围”较小的国家去拓展“生存空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德国吞并奥地利,乃至二战的爆发,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斯穆特-霍利法案》的间接恶果。